

刚刚过去的母亲节，不少人在朋友圈晒出送给妈妈的节日礼物，婀娜芬芳的鲜花自然占很大比重。过往每当提及给母亲送花，很多人的第一选择是康乃馨。康乃馨作为“母亲花”在西方传统中出现也不过百余年。

其实，中国自古就有一朵“母亲花”——萱草。这是一种从《诗经》时代起，就被历代中国人歌咏的温婉花草。贾玲导演并主演的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的主题曲就叫《萱草花》，以此花表达对母亲的思念。



萱草花 图据国家植物园微信公众号

# 萱草花

诗经、嵇康都写过萱草花语从「忘忧」到「思亲」

萱草，又名谖(xuān)草，最早见于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：“焉得谖草？言树之背。”谖，与萱、蕙、諝等字相通，《尔雅》将其解释为“忘也”。晋代张华《博物志》云：“萱草，食之令人好欢乐，忘忧思。”因而它还有两个极为美丽的别名：“忘忧草”和“疗愁”。

诗中“背”与“北”通，指代北堂。《诗经疏》称：“北堂幽暗，可以种萱。”北堂指房屋北面的堂屋，古时是家中主妇(妻子或母亲)居住的地方，相对幽暗，适合种这种草。《伯兮》本是一首思妇诗，这两句诗大意是妻子极度思念出征的丈夫，痛苦到想找忘忧草种在北堂，以此来缓解自己的相思之苦。萱草在这首诗中的核心作用是“忘忧”，自此，萱草在历代诗歌中便深深刻上了“忘忧”的烙印。正如三国王朗《与魏太子书》中所言：“萱草忘忧，皋苏释劳。”嵇康《养生论》又说：“合欢蠲忿，萱草忘忧，愚智所共知也。”花草都有其花语，古人认为萱草可以忘忧，皋苏可以缓解疲劳，合欢可以消除愤怒。

那么，萱草是如何与“母亲”联系在一起的呢？

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意象演变。汉代无名氏《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·其九》，传为李陵赠苏武诗，其末句为“愿得萱草枝，以解饥渴情”，这里的萱草即用作解忧，解“游子暮思归”之忧。这首诗首次将“萱草”与“游子”联系在了一起。到了东汉蔡琰的《胡笳十八拍》中“对萱草兮忧不忘”，写母子天各一方的愁思；再到三国曹丕《悼夭赋》中“览萱草于中庭”，写族弟夭折后其母的伤痛，虽然萱草仍然被当作忘忧的花草被书写，但“忘忧”的意象已开始转向母亲思念儿女的忧愁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主妇所居的“北堂”“萱堂”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母亲居所的代称。“北堂树萱草”，就自然延伸为“让母亲忘忧”。从此，游子远行前，都会例行先在母亲的居所(北堂)前种植萱草，以慰母心、寄托孝思，祈盼母亲见花忘忧，减轻母亲对自己的思念之苦。

孟郊写诗、唐伯虎作画 展现慈母孝子之情

## 古时游子远行前种下的母亲花

以萱草歌咏母亲，最为著名的当属唐代孟郊的《游子》：

萱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。  
慈亲倚堂门，不见萱草花。

北堂前的台阶上开满了萱草，游子却已远行天涯。慈爱的母亲倚倚门边苦苦张望，却看不见眼前摇曳的萱草花。为什么？因为母亲的眼里与心里，只装得下远行的子女。萱草虽名为忘忧，又怎能真正代替子女为母亲解忧。

虽有部分诗歌选本将本诗作者认定为聂夷中，但流传中人们对诗作者为孟郊的接受度更广。因为孟郊更擅长以诗歌塑造慈母孝子，他表达母爱的诗最广为人知的便是《游子吟》：

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  
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  
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

有人认为这首诗中的“寸草”即萱草。虽然在我们文化传统中，萱草确实是联系慈母和游子的介质，将寸草解释为萱草完全符合诗意，但这种解释还是有过度解读之嫌。寸草就是小草，三春即孟春、仲春、季春，代指整个春季，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意即反问我们该如何回报母爱，就像小草如何回报整个春天的阳光。用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中的一句诗来回答就是“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”。父母恩德无穷无尽，就如同苍天广阔无极，做儿女的又如何能报答万一？

和我们现代流行送剪枝、打包的鲜花大不一样，古人送给母亲的不仅是院中栽种的鲜花，还有以萱草入诗入画的

植物档案

植物学上，萱草现为阿福花科萱草属，它曾被归属于百合科。萱草是我国原产植物，种类繁多，可食用的萱草，北方人唤作“黄花菜”，闽粤地区称之为“金针”。黄花菜花朵细长，花色呈淡黄色或纯黄色，而一般观赏的萱草花色更丰富，多为橘黄色、橘红色、橙红，甚至有杂色品种，花朵内带杂色纹理。值得注意的是萱草都含有秋水仙碱等毒素，不可直接食用，必须先焯水或晒干处理后方可烹饪食用。

祝寿之礼。

明代唐伯虎以《萱草图》配诗，为母亲祝寿：

北堂草树发新枝，堂上莱衣献寿卮。  
愿祝一花添一岁，年年长庆赏花时。

全诗借萱草发新枝，祝愿母亲像花一样“一花添一岁”、年年岁岁都在赏花的快乐中长久欢庆，健康长寿。

毫无疑问，萱草就是古人心中的“母亲花”。在汉语中，我们用“萱堂”“萱亲”“庭萱”“北堂”等指代母亲，用长寿的香椿指代父亲，于是便有了“椿萱并茂”的吉祥成语，寓意父母双全、健康长寿。

虽然古诗中的萱草多取“忘忧”之意，但当它与“北堂”“椿庭”等连用时，则更多是表达慈母孝子主题，流露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那份含蓄、深沉的孝道与母爱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

## 渤海银行成都分行： 以金融“含绿量”提升发展“含金量”

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将绿色金融作为业务发展重点，为四川绿色产业壮大和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能。截至2026年3月末，该行绿色贷款余额达26.33亿元，较年初增长31.77%，同比提升52.05个百分点。贷款重点投向废旧资源再利用、太阳能发电装备制造、绿色畜牧业及有机农业等领域，预计全年绿色贷款规模可达30亿元。

为打通融资瓶颈，该行联合专业机构搭建环境权益估值平台，积极落地排污权、用能权、碳排放权质押融

资业务，创新“绿电收益权质押+应收账款保理”等绿色供应链综合融资方案，并审慎试点碳远期、碳期权等碳金融衍生品，建立相应风险分担机制。同时，加强与政府部门、环保组织合作，推动绿色金融标准完善。

内部政策上，实行FTP定价优惠，开设“绿色通道”审批，单列绿色信贷专项规模，并实施月度监测与动态调整。聚焦清洁能源、储能技术、节能建筑、低碳交通四大领域，建立“行业+区域”二维动态客户储备库，已重点储备多家龙头企业绿色项目。

该行实施“全员绿色赋能计划”，分层分类开展培训，相关岗位培训覆盖率达100%，建立“绿色金融案例库”并进行实战演练。在考核上，将绿色金融成效深度融入绩效考核，超额完成有奖励，未达标则扣分，形成闭环管理。

展望未来，渤海银行成都分行将持续深耕绿色金融，构建协同发展新格局，力争年末绿色贷款余额再上新台阶，以金融“含绿量”提升发展“含金量”，为四川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大力量。

文/冉志敏